寶綸堂稿

寶綸堂稿卷第八

芻蕘之言

華亭　許纘曾鶴沙　著

天文地理議

天文地理諸書古人作之後人作之尚矣然載籍所紀唐虞以來以迄今日聖世既久人豪輩出推步之法益精幅員之廣日闢天文之顯然者如日月之交蝕古來有嘗然不然者不歸過于太史氏而委其說

于機祥其言過矣如近時之交蝕暴刺不訛分野合度此曆家所未詳而今乃大倫爲前此紛、恭奏視全史戲謂堂、天則何用外洋測驗似矣然帝王并包宇宙合四海爲一家南北東西無狀並驚此其所以為大也遂一犬吠形占風望氣者揣摩執政之愛憎以恩怨爲是害以彈射爲議論于是象緯之學凌夷掃地矣

今
上親政之初從諸王大臣九卿啓事科道立表于朝

門之外測影三日午時滿漢百執事許當場視一時聚訟者真偽判然是非立辨原參楊光先論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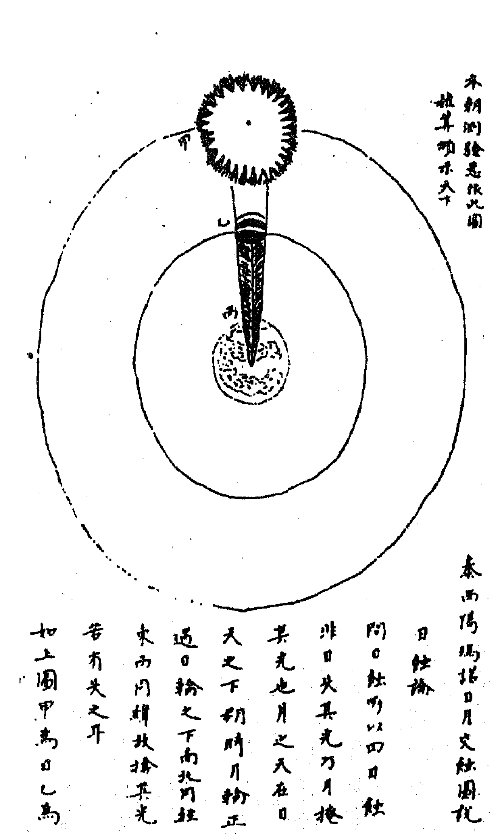
上以其年踰七十赦而遣之仍依時憲曆推算頒示天下然天文之一端也地理之顯然者如黃河一水其源出自徼外更後代止稱導河積石考之爾雅河圖水經注山海經及蔡沈禹貢註皆言源出崑崙之墟究未得其詳也漢書載博望侯使大夏窮河源歷大宛月氏等國羈留拘執尚未目覩崑崙昔人又稱海

上客天漢秉槎見牽牛飲河載支機而返嚴君平因又從而附會之學士大夫據是作紙揚篤荒唐如王涼州李供奉詩有垂問天上之句不過形容摹擬之言後之學者依希然從訊以傳訊抑更過矣信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乙亥夏日夜分不寐偶憶陶南村河源志剪燈展卷如述故人志稱河入中國漢唐以來未有獲塞外而窮其源者元臣翰林學士闊ゝ出述元世祖遣臣都實持招討使佩金虎符以窮其

源庚辰四月出河州凡四閱月直抵河源約四五十里冬還圖城傳位置以聞始知從崑崙山史陸行一月乃得河水之所自出所謂星宿海也前此數千年史冊所傳曰積石曰崑崙曰陽紆曰浚門曰于闐蔥嶺曰敦薨之水曰泑澤又釋氏西域志所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所傳闕異詞皆不足憑矣純自今以往會見車書大啟設亭長揆里數標識方之紀方輿之圖凡山川雲物古人所未備今得彙為全書可立

而待北地理之一端也吾故曰歷世既久人裏筆出制作日精簡累日倫事必有據理足有徵以令人而非議古人誠非懇道舍以古人無據之事無徵之理快私心而模糊其道筆墨以千横議所謂言偽而辯聖人之所必作也龍文食河源二事尚論古人者毋輕下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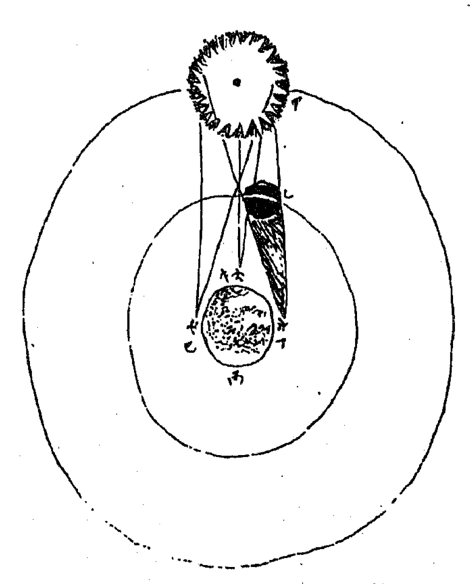
文鈔河源圖說二則附後



泰西陽瑪諾日月交蝕圖說

日蝕論

問日蝕所以曰日蝕非日失其光乃月掩其光也月之天在日天之下朔時月輪正過日輪之下南北同緯東西同經故掩其光若有失之耳如上圖甲為日乙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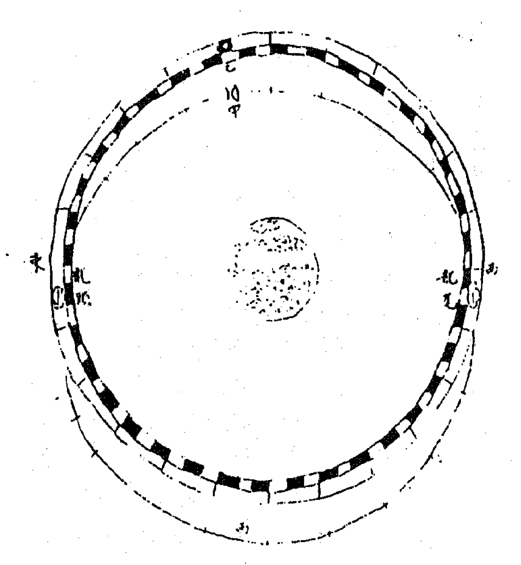


月內射入居地面月
輪傍在其中使日光
不能照地面而入目
不能見日輪之間如
日食非各處共有之
或一處見食別處見
光或一處全食別處
半食皆日隨地異也

如右圖丙地南乙月輪甲日輪居丁者正見月于日故見全食居戊者斜見月于日故見半食居乙者不見月故于日故全不見食如欲得日食時刻最准先須得七政經緯度及正斜視法不然即交食分秒測驗躔度恐不可算恐不可定試觀居房內者房小有燭以照四方若于東方有掩光者必坐東者不見其光而坐南北西方者得光也各方如是如減其光則居諸方內者四方見燭無光矣與食同理也若月食則所食全缺分秒萬人萬目共作是觀別無同異與日不同

問曰蝕由于月掩其光凡每朔時日月全度又正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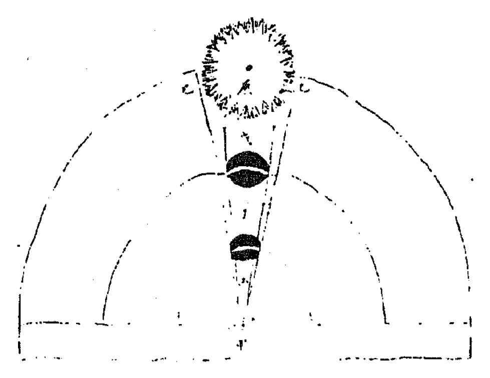
下宜皆得食今不盡然何也曰日躔惟一黃道終古無出其外也月于黃道有時在南在北故月道半出黃道北半出黃道南而為南北二交而洋所謂龍頭龍尾是也朔時若月在二交之外或南或北與日非經緯全度不能掩日光也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凡是朔日經度足今如更全緯度適在二交之上乃能掩其光而食耳如左圖月道交黃道于龍頭龍尾甲為月道在黃道南而在北試使月朔時在龍頭則經緯全度月正過日掩之下掩其光而食焉如朔時月在甲黃道之南日乃在乙黃道之上而緯不全度則日在北月在南矣故不食也



問日食甚因月天在日天之下則水星金星天亦在日天之下而不見掩其光且月天在金水二星之下月亦宜掩其光而金水有食如日矣今其食不覩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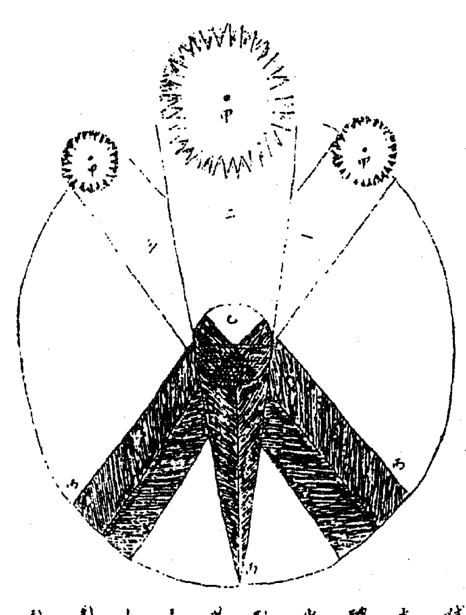
也曰水星金星雖止過日輪之下而有與日同度時然金星大于水星而日大于金星一百倍二星之體比日體甚小豈能掩其光而使人不見日也西洋曆家遇金水二星與日全度恒見日輪中有黑點以星體不能全掩日體故也月輪正過二星之下亦宜掩其星光使人不見今不顯其食如日者非月不能掩之乃二星之光甚微其體甚小故不明顯也

問天地渾儀既曰地球大于金星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之一大于月輪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是金星大于月輪也夫月球能掩日光則金星更大亦何不掩日光中



四凡物以形相揜非然論其
大小又當詳其遠近蓋人目
視物之時自目至物之體射
而直線為直角形故愈近于
目其物雖小而徑愈大愈遠
于目其物雖大而徑愈小
如上圖甲物人目庚射物體
甲乙甲巳為人目所射兩直
線則徑愈近愈小愈遠愈大
故戊大于丁而丁大于丙也

試以人手隔目手愈近于目則愈掩物體矣是故金星
雖大于月乃在月天之上去人目甚遠故不能掩日光
也月雖小于金星乃在金星天之下去人目最近故能
掩日光也然其理也
問日大于月固矣日輪較地球何如其大有幾何西洋
曆家著明然理有論甚廣測之法高于及大小之度分
有器甚準日大于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然則
大宜知圓光照圓體之影也圓光之照圓體今大其影
廣恒等而無窮矣照圓體更大其影漸大而亦無窮若
照圓體更小其影漸小而有盡



試視上圖甲為圓光乙為圓體丙為體影第一圖甲圓與乙圓體相等丙影亦等無窮盡矣第二圖甲圓光大于乙圓體丙影漸小而有盡矣第三圖甲圓光小于乙圓體丙影漸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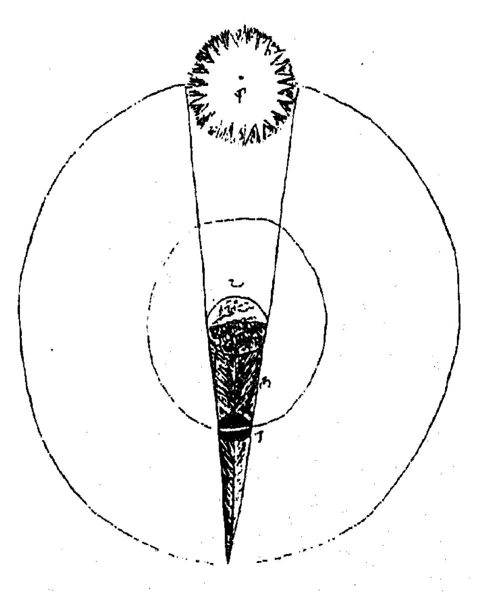
而亦無窮夫大陽照地之時地影非恒等亦非漸大譬之物影其為漸小而有盡如第二圖也則以日輪圓光大于地形也地之影漸殺而小至有盡焉其明也凡星月無光借日之光太陽照及其體則光生焉不然則否倘日與地等地或更大焉則其影為無窮之影直射於上透諸星之天之見諸星有食焉者矣今以地體甚小殺影有盡不到諸星之天故日光無得照又木火土以又到所諸天而諸星恒明光無勝也其地影之盡可透第一第二重天至第三重天而不及第四重天所以月因地影得食而諸星不食也地球一周三百六十度每

度二百五十里日大一周卅三百六十度其每一度有數萬餘里焉西洋曆家有器量得日大之度每半度為日一全徑周知其圓形亦得數萬餘里而非地形可比譬如小高二十餘里小有人焉居下者視之如小鳥也日天之高自地而至太陽中心相隔一千六百萬餘里今視日輪如小車輪猶之二十里高小視人如鳥矣問太陽早晚出入時近于地平見大午時近于天頂見小何也曰地球體圓空際居中無着其四際離天諸方全一無近遠也以理論之其在東而出入一方也太陽掛地凡一千六百萬餘里矣而人立地而或自東視西或

自西徂東半徑然一萬五千里焉以一千六百萬餘里又加以一萬五千里人之視日宜小也日在午方狀下視上止一千六百萬餘里人之視日宜大也今宜小而反大宜大而反小者此非由于地之遠近也濕氣使然也蓋夜中水氣恆上騰氣行空中爲此濕性濕以太陽月下而上映帶而來其淺深遠近爲人目之以爲如是其大耶若太陽當空浮騰盡掃無所映隔真體明淨特之显象焉小凡月與諸星見于地平又有濕氣障隔亦時所見亦必大于午時狀觀水中所見或石或木亦大于水外者皆濕性之勢也

月食論

問月望日月與日正對則月光當滿圓矣然而或全無光或一分有光一分無光其故何也曰地球懸于十二重天之中央如鷄卵黃在青之中央故日由兩照地必有影射來照來必有影射向天日輪恒在黃道上若遇望日而月輪亦在黃道上與日正對望則地球障隔日月之間月輪必入地影之內太陽不能照之故失光而食矣漸出地影之外太陽能照之乃漸復得原光也若準然相對全失光若一分對一分不對者失光不對者否矣固知月輪失光而食悉由于地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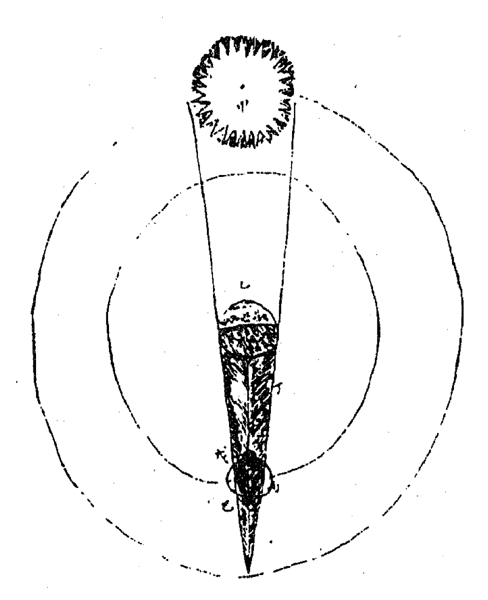
如上圖甲為日輪乙為地球丙為地影丁為月輪卯日、日月正對地月輪全居地影之內而居地上者見月無光月無光則食矣

問日輪非望必與月正相對相對月必過地影過影必當每望食矣今月之過食不過什一爲地影之説再乃釋曰日輪恒在黄道上不出入内外地體之影正對于日亦必在黄道上不出入内外爲月輪惟行龍頭龍尾之上得行黄道北望時月輪遠离龍頭龍尾遠過地影之内則食若出黄道内外或南或北地影不使不能食即食亦分秒不同與望日日月雖對而亦不能常食也問日月正對則相違之百八十度下因大地故月在地平上日必居其下日在地平上月必居其下然有月食而日月皆在地平上則月食非由地影矣何也曰伏古累

今凡月食皆以望日為限其相遠之半周天不能不食上
月食時日月俱在地平上者或日在西以將入月在東
以初出或月入而日出也夫月將出而日將入其視月
在地平者非月全出也則海水或溫氣所影映也蓋地
平傍近恒有溫氣清微如明或空中對月輪偶有稍薄
白雲或值當海水皆能令月影映于其內而月力所成
見一月為此視法之理也圖有別論今試于空盤若盤
底內置一錢人漸遠于盤或八步或十餘步盤內之錢
已不見矣令斟水滿盤即仍八步或十餘步而錢忽見之
何也所視非錢體也錢影也然則地平之見月非月體也月

影之

問月食時刻不同或所食時長或時短何也曰月食長短由于地體之影及月輪之行也月天之內別有小輪以帶月為帶月輪此小輪之動與月天之本動非同一也乃月之行自西而東小輪其上半周行自東而西其下半周行自西而東故月輪近遠于地心恒異也月輪若居小輪之下必近于地若居小輪之上必遠于地也地影漸狹而有盡其愈近于地愈寬愈遠于從愈使若月行小輪之下所以影界寬故食久若行小輪之上所經影界狹故食暫也小輪之徑及其上半周何得行自



東而西其丁甲
周自西而東則
有三論
如上圖甲為日
輪乙為地形丙
為小輪丁為地
影漸狹故影覺
丁戊而狹于己
月行地影之內
在戊小輪之下

然又于在巳小輪之上必速于在戌故其時刻長短異也同知二食之時刻長短由于地影及月輪之行也

惆悵耕修河源圖記

滿昂青志回憑於乙卯春聖天子以四海萬國之廣
軫念庶民艱虞閭閻苦也分使諸外郡諸道布揚德
心我伏思其之清淨揚激之餘向家近獨不得均其
澤趁五月花前餘林學小求音臣潤：出餘林侍讀
臣昂青大伏宣與京錢而道臣昂青承命懃修閭指
惟務營謀忠赤盡民瘼陳已潤公一日語昂青余嘗
從余兄業祿公都寬抵西園窮河源耳之不覺瞿然

以朕有是乎哉嘖嘖其語公曰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歲在庚辰欽承聖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氏導河如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為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番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為之以永後來無窮利益蓋難其人都實汝舊人且習諸國語往圖汝諧授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歲四月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五六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

譯言泰石峇班戟足嶷高一日程至嶺西遠愈高四
閏月約四五十里始抵河源冬還闍城傳仕置以聞上
悅任崑之授土蕃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蔡寨背
工工師恭讀門地造航約艤六千城傳措工物完潤
潤水驛開渡相哥役民哥滅不迴力阻遂小冀戍兄
都寔旋都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
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勝
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

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术合流入赤賓其流寖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斡論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落糾木幹象舟傅毛革以濟僅

客西人總是西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亘測矣朵甘思東北都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一二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

有犛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
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
來名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
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
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
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隸河州宣司土
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
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

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地西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漢張騫使絕域羈聯拘執艱危百罹原大宛月氏等數國其傳大國五六皆稱傳聞以爲窮河源烏能覩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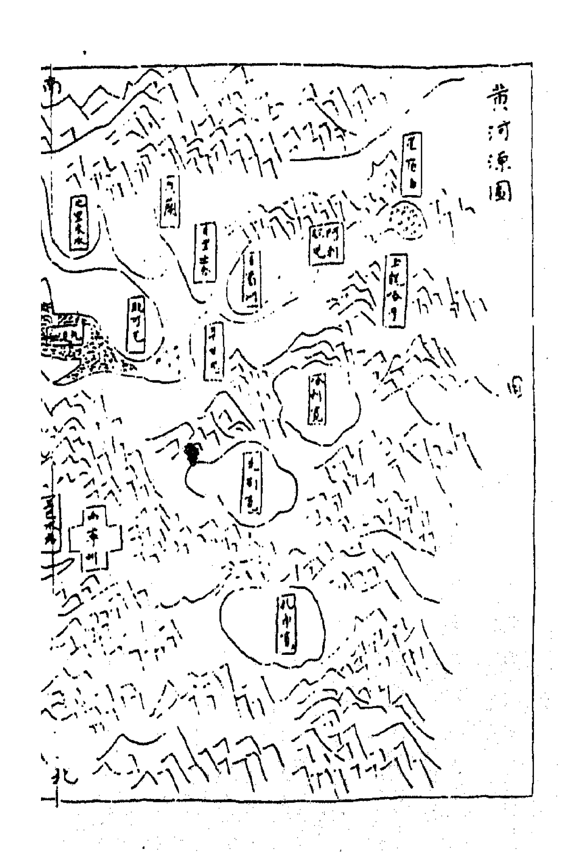
等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于闐水北行出葱嶺河注蒲
類海不流伏至臨洮出為今洮水自南東北蒲類則
矣詢之土人言于闐葱嶺水甚下流散之沙磧又滿
言河與天河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六朝也竟
崙至高萬五萬里閬風玄圃積瑤華蓋仙人所居又
何耶歷史大荔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
甚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
四下曰戴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熱山析河源其

聞云國家獻天威至天所覆赤無聞海內外冠帶萬
國國非臣妾視漢唐為不足評致窮河源去萬里若
步閫閾嗚哉此也不可不志因志之都實族女真蒲
察氏純為思本路暨招討都元帥九三史吐蕃澗一水
令除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是歲八月初吉翰林侍讀
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仝修國史臣潘昂霄謹述柯
九思序云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者未有志
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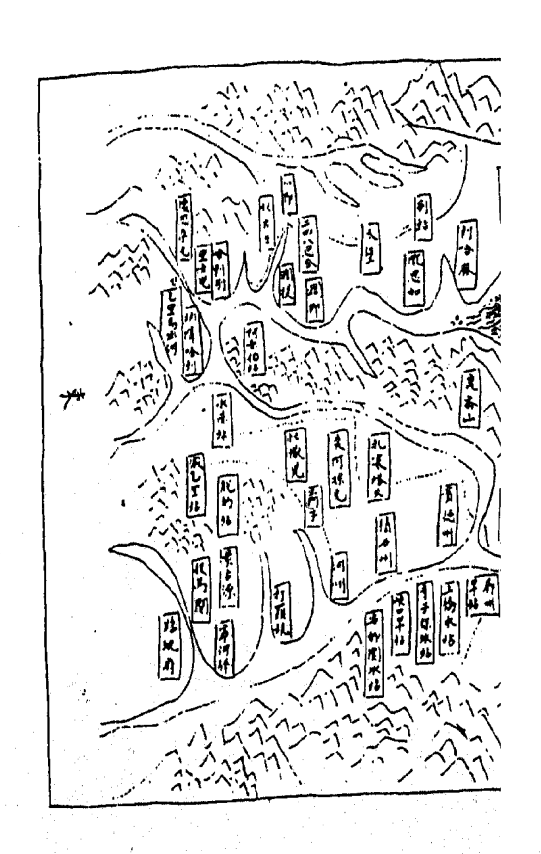
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寔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泑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居是惟河宗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里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而河源所著罕全况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

年春正月征西夏：抵甘肅等城拔亂西涼府遂逾
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克齋當九渡下流則克齋固已
歸我版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跡諸
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于是河源及所
往狀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所能就其說皆
得于目擊非虛語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敉
富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
究其詳復撰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竟齋行一月

搯窮河源於載當四海混一之盛開齋見獲蹟數十
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寵
邦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拥能不墜其光業增光而
潤色之其順閣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刊是書行
于世為九思狀其說于篇端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
日前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序



黃河源圖
南
北



請築海塘公呈 代

為石塘危在旦夕土塘日就傾頹國課民命相關呼
天急救沈溺事竊惟敝郡戶口繁多賦役最重素稱
沿濱與海為鄰唐宋以來築塘捍海合邑之民命懸
于外塘石塘之工供全[illegible]於塘通計松江一郡沿海
土塘不止百里隨修隨圮隨圮隨修以土補土功倍
易於坍于海水衝激怒濤直射至險要害之地則決
決一帶三里有餘為患更大前時大寸子公捐利無

坍錢糧等項易土塘為石塘民得安居肼蝕者六十
年矣若土塘當旋開旋補等候尾汛舊時全小損補
海岸今在海中離岸幾數十里此其明徵矣時二里
石塘尚今依然海潮力敵巨浪次年以來未嘗有決
潮之勢係熱之後將石塘之功不泯也奈單作四人
風潮汛發以持水流條搨了虎上重三里之內塘石
崩缺者居其半損之半整者居其半此外水南以上去
之也若水南以下石塘底土已被風浪捲空潮退則

舊椿型〻可救潮至則水先入塘底并將塘內培土
刷出大海以致內外暗道培填處〻抗窪隨填隨陷
以六十年無止之朽椿有百萬餘層累之巨石時〻
可潰刷〻可見斷一海嘯海溢颶風大作不獨然黎
化為魚鱉因上書付陽侯即每年額內之正供亦何
從脩辦念壯顧危乞賢供隸暴遇亦有　將簡超遷
開藏松都以宣心行寬政必先去其害之至大者唯
海塘為至急為必合行裁新撫寬救陳伏祈鑒驗施

寔道許上憲九連

聖聰重加修築保全一郡之生靈永樹萬年之磐石園桑民瘼大有攸賴矣抑更請者沿海土塘屢見潰敗昔年尚有派差塘長可以隨時補葺今均全裁撤無可稽查得十州河患尚有歲修銀兩以防不時衝決況浩浩大海長堤一線人跡間阻卒然遇有缺口問之官而官無可動之款項問之民而民苦額外之輸將以致漸久漸大侵蝕傷民洪水為患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應否一并詳明于正賦之內每年扣留一二十金無事則收貯官庫遇患則立刻起工在松郡正供額內不過纖微而于土塘裨益實非淺鮮並于起築石塘及修補土塘之舊章。有華亭海塘紀略及海塘冊工料冊昔年例本備存民間其近塘衿耆習知海水性情曾經督工者猶可諮訪若動支之工料銀兩或奏請幫金或引開捐例恭俟上憲主裁督理之文武人員亦取本富力強不怯寒暑風雨或選派

塘王著录徐熙路桂东虑侯本術耐用然又非生手曉

见可以管範蠡测而焉然速名其足

請減浮糧公呈 代

呈為民瘼已甚時源已竭幸逢

聖君在上仁慈來剖誠陳情因大民隱蠲減前代之浮糧

中竊照松江一郡幅員修廣不及二百里而額賦地

一丁漕米通計百萬有餘彈丸一郡可抵一小省之歲

入節年拖欠纍來

恩綸赦免至漕米從無蠲免之例今復得一年免徵曠

古以來恩深澤溥未有如今日者遇此尤大奇日久

宜家給人足乃瀕海蒼黎富者日貧而貧者日甚推

厥所由皆因地小賦重浮粮未減之故也夫浮粮起

于明初行之幾三百年而困備如故者昔時考成完

至七分有司皆得行瓜有十分之額無十分之完今

則瓜必于分毫全凡攷官多參罰而民困極矣況昔

時起解者少存留者多今則起解既多存留甚少存

留者已儘在官仍得流通于本郡起解者一出本境

往而不返之金錢此民貧之所以日甚也於民養生

之本惟州與織州者終歲勤動伏水所獲除完漕米四十三萬五十六百九十五石豐歲所餘僅足以供本郡丁口之食織者最為軋紡抱布易銀以完正賦若本郡地丁銀六十六萬五十二十五兩而外來之銀如京標太原南宮濟寧等標一年到松之銀亦能及地丁之額地方之時所入者少而所出者多再如典商木商布商人等土著寥寥多係外府人氏在松所得餘貲又攜帶歸他者本郡之民皆守田園又不

能經商貿易亂時于外省如時濟之所以日竭也伏

讀

上

諭凡杖明仇怨地方加重錢粮派行減免仍念全一

加重之浮粮江西南瑞二府早受恩蠲江南蘇松二

府未蒙減額同一江南也常州之粮額較輕蘇松之

粮額較重凡此數、歸于延頸舉踵若枯魚之濡沫

大旱之望雨而匯朝伊夕矣夫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

父母

皇

上猶天也憲天猶父母也幸際唐虞之聖主更逢擇

撫之仁憲當此山窮水盡之時必無點石成金之術

不得不將積困隱痛據實哀籲伏乞憲天俯鑒其情

特飭入告成比照崇川則例同地同科以期永遠遵

行或將比常川則例量行裁減以待喘息稍定饒在

憲天所令具題可勝望叩呼籲之至為此連名具呈

析舊公案

宋軼事　　馮時可

宋太宗微行見丐者索錢于賈人賈人與之錢丐者以為少詬罵不休觀者如堵丐者愈益張惡罵賈人而衒賤之賈人向與錢如太宗不勝情密令內侍出匕首刺殺之遺匕于地事聞勒限嚴捕殺人者踰限不獲根捉甚峻長則太宗曰何責大都捉人于市罪人未得有司所引何事那邇者懼得罪乃處訪丐者

杖人又日晨起嘗與一市人角口乃拘市人鞫之一
款而服獄成太宗召獄者問曰罪人尚有詞乎僉曰
已伏服其辜矣有武器乎曰之具在太宗曰爾等
鉄見刀精乎命取示之衆失色太宗怫然起曰國家
何負于爾而酷虐平民以自保其祿位于心何忍耶
亂天下者皆不赦也命盡戮之

周皇親

馮時可

周皇親名世臣慶雲侯之裔孫也以殊爲食指揮使

吾東城小巷晚年喪妻有婢名荷花與同卧起家無餘指所親信蒼頭王奎意屏戶外階處壬申九月十一日晡時世臣携荷花燎而出視荷捷忽盜數人斬關入世臣不及避以手格盜一人仆地衆盜怒而攻世臣一盜臥其腹不死又一盜刺其背洞内大荷花於伏而睨盜不敢仰視盜發世臣篋得百五十金掠之去盜既去而荷花始起撿地下有遺金少許拾置之懷急奔王奎所告變先是莊帝梓宮將行京師

戒嚴兵部撤指揮張國維遁而盜群聚于皇親家園維恐得罪乃馳詣世臣家索盜不得則轉馳王奎所見荷花向王奎手攫金而啼而番人盧錦者適坐王奎家責所償遁者主周走匿床下張國維使人拖床下得盧錦知為番人也遂執荷花與王奎捻森而藉番人乃誅戮其主人酷刑訊之供招服會周氏之宗老某等來見荷花等執縛湧罵之曰主人何負汝乃反耶當斬汝萬段矣國維閉宗老言益沾沾有喜得

真謚邨撫掬上兵部轉奏之詔下刑部覈擬將谷寄極口稱冤問官執按之頗無驗乃繫獄經癸酉甲戌兩歲當決皆詑擬旋尚書王之誥致仕去而左侍郎翁大立自南來大立有親拔狀十人寓京師閭紀徧略大閭紀亦自京涿州迎侍郎侍郎問曰京師有何事閭紀曰事在邸報小人不必言衙部中有逆犯王登等司官將久其獄人心頗不服非指揮所敢言也于是翁之諸黨書言其王參拒嘗特欵萬金行賄非

即決之無以厭衆志翁復信之署郎次日即語郎中潘志伊全違成獄志伊力言三人之冤翁大怒曰汝受王李賄耶并三張潘門潘又不可擬換他署會勘翁乃命他署郎中徐一忠王三錫等三員會勘於一忠等復猶豫不敢書獄翁大罵一日四五趣辦稿諸郎揣堂官意堅爭之無益尋奏將參王李俱凌遲處錦斬命下即決于市人盡稱快而諸盜亦狙個人中相與竊笑其事中亦有願出首者不果決又四年而

始得真盜乃故宰夫朱國臣也家畜瞽妓兩人教之
彈詞日沿街鬻唱博金錢夜歸則彈以自娛國臣被
酒輒時、詈罵兩瞽妓怨之乃訟其殺世臣及汎叔
諸事遍告償之以告兵部兵部即遣人收朱國臣與
其黨劉五劉汝成等七人于時荷花王婁之寬喧騰
傳播事聞以提刑林遷奏劾刑部失刑之罪比朱國
臣等赴刑部對簿無一言辯頓首曰死已晚矣細訊
之則曰吾往以宰夫留世臣家治庖業知其藏金處

又其家無備易來也故引人救其金初無意救之比
入門而煉下梢日屬國臣虔札遽恐不能免故遂救
之以戲曰戲題賜者劉五也判其背者劉汝成也而
劉位明年生女賜下有內添類劉曰國臣以為周皇
親覆生靈命矣今日之敗城非人力也郎中以其指
具狀〻成將奏之時刑部尚書蕭清想翁大五得罪
乃結江陵議所以處問官君江陵曰刑有故入有失
入前從將卷奇第夫耶非有故也坐本條足矣蕭如

措揮參帝念皇親鼓欲加翁尚書抵令江陵言法如
是而止不可加也于是翁削籍三郎中降調外任張
國維調戍朱國臣等梟斬于市翁蓋好功而喜名人
也往撫江寧時吳門有打降惡少聚衆一二百皆悍
勇異常以為虞翁聞之告大中溫吳於急狀捕之溫
而聞此輩方刑鷄犬相驚其氣方熾幕府士單弱恐
莫能制不若歷收民壯厚加其犒令之操練以漸制
之乃有濟耳翁不謂然即出示令其黨相捕衆遂乘

夜鼓譟其縣治叔庠全周次幕府翁惶遽走賴門子貫而逃避徐上舍家〻屬皆賴諸隸扶持踰墻而免衆逐其公署併旗牌等法物時溫景葵在府急出示安撫因謂其僚曰向我欲緩捕以此輩如飢虎不可猝攫然本市井無賴無深謀遠慮今既戕軍門縛庠全方酬神賽願正其驕惰時不急捕之患且滋矣遂連夜集衙卒及兩縣兵民分捕之其黨既合庠全散醉卧家是夜即縛百餘人三日悉獲是時非溫在事

幾殆矣

吳三娘

李清

余所聞吳貞婦事蓋得之同寅廖而上而上福之晉江人也婦亦晉江人技言其事甚悉婦姓吳氏行三故曰三娘居室以艷稱見者嘖嘖其所謂表兄者則固三娘父母無子而撫母舅之子為子者甚稍長故三娘以兄呼之及三娘及笄母亡矣父以適同里人同里之不記姓名無賴子也甫半月無賴子忽語三

娘云吾將夫汝父家三娘唯々踰數日去者杳然其
舅姑援馬問之三娘則曰彼適我父又往問父則曰
未見吾婿忽一日得無賴子一儒于荒丘間舅姑始
而慟回人援吾子矣既而援曰援吾子者必婦矣婦
姚不從我子我子由婦而死益援三娘為虐子時與
表兄私通故官無賴子者表兄丹于是報對與人俱
鳴之官時左方伯賁公巫召三娘詰之則佳麗人也
公心念而悍如是不半月票去非人情三娘之夫定

死矣時三娘日受榜笞於無抵辭而父與表兄不勝其痛則自誣服于是案乃不得則一榜不已而再榜不已而三不數月父與表兄病創死三娘仰天大慟曰吾安歸乎死耳然卒不速死其繫獄也薪水不給則勤人縫紉以糊口有哀之者曰吾何不死三娘曰死易耳與其即吉而內之上帝不加悉耶而害之人聞吾心明則死耳越三載無賴子忽自外歸里人驚詢所之曰道遇一孌童心好焉故隨之身求耳吾問

留鞋何意則曰吾絶家人望時三娘聞之愉然憮心
曰有是乎出獄後姑傳出空舍君無賴汙詰之曰吾
與君大義絶矣一言死再活死我父兄君玷我名且
半月余批三哉閨閣何罪君置心哉無賴乎虢不能
對帷牽衣謝過于其三娘拂袖而去曰訣矣訣矣手
持一燭嗚嗚於堂上堂下人忿無賴汙重慷之慰諭
三娘使歸歸之日夕即自縊死無賴子後踉蹌遁去
不知所之

汴署偶錄　　許楷曾

康熙癸卯冬余由夔府軍前赴汴城受臬長事抵任甫兩月開擇絞斬重囚一百四十餘人皆狀年來大獄積案猬集日以勞瘁日夜之力推敲中又信心而行竟無駁詰凡入者察屬皆悉之最後乃見汴審府申詳解囑為盡元殺夫淫逆把婦一名晁氏初柎審引見村中有物乃折盡張紙一枝指中之攸皆罪由開閱梢冊是呈驗中無之物心疑之然細閱始詳駁審小餘

次口供如繪真堪髮指翌日其屍被他人庭審原告
人即把婦之大伯之儕拆胞弟某同姦殺之情狀及
檢驗得實情詞哀情因傳仵作如出一口聞犯婦俛
首無詞但叩頭求開恩也兄余念拟開有差四中無
之冤愆候扶驗何得竟將指甲暨手央帶文書內瓦入
公門耶答曰本官不惜現例將掘地寸隔遠找將二
物呈驗并問仵作仵作回中毒是實尚有喉間燈盞
骨一具肋骨二條可驗隨手膠掺下瓦求余視喉骨

狀如玉環中一段寸許其色綠肋骨長尺許每條俱有寸許條色余想亂綁刀劍之其綠透明間白骨何間有綠色答曰毒乃毒也問一骨中何以有白有綠曰毒氣結行走則毒綠矣問中何毒曰砒毒余問曰既中砒毒骨色黃綠何以中指中此探毒之藥黑而不綠乎仵作語塞復問犯婦因余日犯扣齊其情真罪當汝若無可罪判其疑也後可見一月即可釋十事矣婦終無辯但求速死余疑其辭乃將各犯定擬

原是仸你復齋而令汝常作作暫仰門外余便食之時召集松齋鶴齋及則齋書史偏問之有十壽而前志帶扶者乎余曰無有自問纂齋亦以無有乎是來提木城拜折時作作之昆沈者問乃隸者各所作作靜自鼎湧大來陡同州知事陡會於京判嘆異無一不又開笑余開口凡中個亦者恭肯色若何答曰也黑問問有拜者乎余以責你之曰有此以來從未之見也乃召汝齋作作料料而入喧鬨于庭各不相下同

榜汝等者其言終不改各取供而出薄暮樹鼓初動案
令一鬼獨提杞婦覆審命列燭于地如全白晝余下堂
坐簷下覩而訊問察其情色婦因我言亦冗不言亦
冗然見上司重民命若此言而冗、亦瞑目閉備言
夫冗無子大伯謀佔家則爲言與姦夫同謀置毒升
冗問官盟審數十次備極三木之慘但杞婦與人通
姦是實毒夫是虛問姦夫何人今在何處因姦夫不
止一人今事發皆遠去矣問歷來賬書何以不辨曰

蒙刑拷打難以貽靈口供一比亡無日矣又問夫死之日汝親見含殮盖棺乎曰親見問夫之子姪兄弟亦皆見乎曰皆見問棺中衣冠履襪能記憶乎還暨數無遺問更有何物乎曰口中含一文錢及墊背錢二十四文弁問夫死之後于何年月日埋葬曰身死便葬距今二年矣問何時檢驗曰告官後掊掀土啟棺相驗弁余喟然曰悲哉世有入土年餘而掀地檢屍者乎次日提覆訊大伯一干犯証及里隣仵作人

哥隔別問訊一扶而脈真情盡吐并供出買藥與甲姓
名乃悟骨綠者乃兩年入土骨為我所侵也醫甲黑
者乃用藥染製也一面遣兒隸馳驛騎提取買染藥
者與賣藥人往返千里限四日夜必到余乘騎若撫
軍張公總督劉公咸喜曰此當可謂得情矣無憾乎
滿城有神明之頌也雖然想刑憲案歷有歲月累審
十餘招一旦大翻積案得毋受三法司駁詰乎須再
取確實口供憑據以成鐵案越五日提到買藥賣藥

人供吐鑿鑿無異詞遂定大案大伯流三千里餘人徒杖有差余謂犯婦曰大寃雪矣若凡案律不可遂遂杖之八十枷示于通衢焉

須署偶錄

許賡曾

曩余在十川抵任甫三月即多所開釋蓋豫省命案多實盜案多虛有司與刑房捕役束于功令倍苦威參從告解比送有以竊為強者有以他案之盜買通捕役者并買通盜犯株其人即其人賊亦自分一死

不免死其所直認而不辭者有贓所救死行旅割頭
解款於陣獲响盜其人者吏有誣陷泒斗無昔報狀
或招者稽〻枉法擬為律充參罰上下相蒙牢不可
破及司審時各犯訴〻不買掛凡盜犯解審時桊子
先令縣於原供縣令又加叮嚀申飭然後申解臨審
之日縣書又令牢記原捕人令熟複及至縣問時無
異蒙童背四書諂〻如流水稍與原供少有駁行獲
審則數日內報病旋報身故矣其不敢買掛之故所

猜後須臾死耳沉冤黑湫真堪駭指余雖竭力平反
周歲之內亦終無失小參罰所謂人有善念天必從
之歟適猜任滇南大案圓少然終歲平反尚不及數
人且有神奸黿脫鯨鯢漏網不可不誅者猶憶武定
府中鮮新化一名黑皮者謀逆先扳和曲州中又有
頸人報稱某月日于某處見有殺死二人在深箐中
隨差人緝捕究首去後據報處附近民人供稱某月
日于某處遠望見有穿紅衣人在小上與人打架並

不知我死情形隨探捕役拿得兇首一名黑皮身穿紅襠褶係猓玀招於黑皮不合於某月某日某處地方中途山徑叢遇茶客二人牽驢馱貨一時陡起不良將二人殺死奪其驢駝腰纏拋入深箐我定削覆審無異連人解司余批仍審訊其紅衣捕獲身之語言倮儸一字不解通事逐句翻譯所供與原招脗合徒首伏罪更無他辭余因此必係猓玀其時受漢人囑託暫時承當以圖狡脫書訊之才承接之不服因我

自作自受上有青天縱不得人余曰果爾亦必非一
人所為弄拷之傈儸勃然大呼曰我不承認理合受
刑我已承認為何夾我良久堅供不移遂發其司獄
家偷獄官暑視之常犒以酒肉探其真情後家遣人
至和曲州多方察訪去後將半月獄官家業把人黑
夜達日長嘆不已細叩其故曰此時處處撞抉前矣
還不放我回家我是以歎也告之曰汝把罪將梟首
何得還想回家黑夜曰不然吾來時有人謂我曰只管

承諭已得受刑在獄中暫住數天待衙門打點得妥
便得還家今已半月不得家去又詐我番干才到亦
不見到為之奈何隨問何人與你打點何人許你本
到則又說不肯味又二日仍由人善回搬禀議下有
巨報李州信付情叢下在頭備望地方行道側目有
齊家事綸美州信索與通好據給資本債討本利無
情乃以妻州歸州信寄人佤目情喰茶客回汝書去
借本錢何乃報章之耶汝將爺之財家與之對命椒

不得書亦得厚對客如教但念爭不已惟信患而迷
其妻乃與黑皮李一干人瞞禁衣出愛于路而救之
其官得銀若干兩某守漢營官得銀若干兩川馬若
干凡府官只據文申報並不究所余乃患涉入榆惟
信至則年僅二十許之美少年犯不似主謀從人者
問之曰我全不知影響迷另發府獄嚴鞫乃提黑皮
主謂之曰今知由州知州未説庭預某惟指某一干
人與你同謀合做的事他們都脫了罪單：哄你招

了要你一個人剃頭你心裡服也不服憑他有多少
栽在我手裡你也跳不過去此事如今要敢去
剃
起了你頭兵你頭了罪不怠死還件事惟信半項了
付也須在說只夜冷別外之乃回那日我與一個標
獅名喚叫四人同一個在家人一個霄竹箕的鄰替
學惟信在內中做活到已牌時惟信利已樣送飯來
替個人都裡想他送飯遲了他說我今早受了一肚
皮的悶氣所以來尋鬧他受了甚氣諒惟信說蒸家

持斧棗對命要還他老婆我一時手無器械家中人大驚四散了怕他行走沒奈何還了他那做茶的就說何不捉了他惟信大喜就約我們幾個人到家在馬坊裡商量半日須待茶客出門賣茶半路等打他商議已定一日打聽得茶客將出門惟信喚集我們吃飽了酒飯各持槍棒刀棍先往埋伏僻靜處所到時下手眾人又問他若一個來便捉了儻然幾個人同行不便下手惟信道見一個捉一個得的東西都

是你們的我一些不要加日我們四個人在山頂上
李忱，同了一個人行走就一齊砍倒了得了茶駝
行李眾人分散，有在大路旁邊怕有人看見李忱
信夜間庫槽上一條小路上駝了屍首加馬兒死
人驚，他從山後下不崖馬也跌死了又將駱駝了撇
在遠處看著裡後來屍那裏得是茶家就將心到李
惟信如今附近的人家滿，揚：說一個穿紅的人
在山頭上與人打架李惟信怕官府拿住了我就出

他來將我載在倒靜房內教我口供官如何問你如何說曰：有酒肉吃許我一頭大騾子將自己穿的銀子袜子摘了金鈕扣換了銅鈕扣給我穿了教了幾日我說不上來通記不得直教到一個月後方熟了纔放我出來官府就拏我去審問我都依他的話說了仍着穿了那件紅衣他還許我好些木刻還許他們銀子又許那敞篷的一個老漢原說到省城審過了就放我回來誰想竟不放我又提到初四及庄

家并俟置人惕別執問口供皆將問惟信不待用刑逐一供吐如繪復駁武定衙研審成招再發值事筝州安海州西州守會審西州守謁見言惟信是瀟下人求問一兩余曰封承長純章而就縛豈可再縱捉一人而救千百人又警戒千百人以為請恩之縱成跳上黑虎帶皆上決惟信翻以謀財人不得財得長繫廿子戒撫諭各道會同提審庄上有以矜提焉言者余正色起立曰李惟信惡跡如此神奸如此、而

不訣滇民無眠類矣遂公撒即决余歸養起程日止
值冬至部文猶未到也

盜竊墓木　　許維曾

先祖墓在滄沙鎮大湖之水環列于前每當狂風驟
雨之夜及月黑最寒之時盜墓者猶不戒墓木屢被
盜竊狠告官緝捕賊終不得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七
月二十六夜風雨大作後山大柏樹三株至十一月
有木工孫定北背株今年七月廿六日黃昏時候有

我二來喚定同往港沙鎮去封孔工我定是我大使
弟不得不去其夜風雨並作路過港沙港口有我二
我三我六等一時起不良之心徑橫港到貴府坟上
造墳大柏樹三株是夜截樹歸家有四更時分藏自
家竹園內于八月十一日我二喚定同搭二顆造扛
又九月廿八日我六叫定搭樹一顆做桌子三張定
自知犯罪將樹搭一限先來首明代乞超生蟻命隨
呼孫定而執云定係卿氏在我家學木匠生理不過

幫他尋力今竟把我當奴才使喚他家不賢慧的娘子更待人不堪我憤恨不過在竹園中戳他近根一段送東出首但出首之後性命難保我家兄弟在鄉間素行豪橫地方側目我當他不起情願賣身在宅不敢下鄉去了問樹椿何在即株將送驗度之園圃我三人彷彿相似矣余遂留住孫文家遣人將樹椿至暮所驗椿口果相脗合翌日備文書票袁相訪為我二兄弟力辯其冤言孫文所稱造缸桶木乃買於

鳳凰山木竹用價若干買木若干山中人多知之且彼預捐數十金於有果堂求獲其事余笑謂宗裘曰汝若不盜樹何必倉皇求援且小人也豈肯出多金行其事者哉若盜樹是實贓我斷定與子辦賣樹何異乎宗裘曰不然彼尚有隱情似雖不盜樹而其前見不甘賢與孫宅妻通姦如一到官則盜樹難虛而必以姦情告責矣此其所以求免耳余於是日即遣人來我主簿鳳山細緝宗裘之言不誣乃復喚孫

定約以酒肉待其飲酣以宋表之言激探之定情然曰賊急我出首而乃以奸事污我妻耶判官我又質之今其無辨余遲疑數日不能決益深慮事往有司則訊之下何求不得之定出首時亦覺其詞消沮狀心周視之矣周復取捌播跡視其近根痕括口無損非風雨之夜倉皇急遽所為而土面亦有斷離之狀余曰此必有故復使人至墓所以求盜為名鄉人皆曰初盜去時尚餘捌根凡計今則與地平矣使者歸

述其語余曰得之矣亟呼管墳人至繞責之曰蔡木汝所專司之被人盜去汝之罪也今又將树根責我罪甚重矣管墳人懼曰我道树根左右無用掘作柴燒並不責我後陸寄同一面生人來要我、一一限也要作東瞭我、因陸寄是宅內人只得與他一限并為我句以告人余乃恍然曰是必陸寄與我姓有纂特借探定大肯以泄其風情遂乘機作亂揣耳封之其引進探定者果陸寄也探見封不行扎暫住御者妻而

居停者已被竊二金矣其非善類也明矣余乃報守
衷曰盜樹事應是居停情事我何與焉且據定方耻
其妻受污我可以高枕無憂以後人託名誣騙之宗
衷感駭而退然盜樹者終不得實至康熙乙亥暮月
逮夫拘樹一十五株控于太守冀公公廉訪得實擬
拿逃僕陸奇判官不用刑訊一狀而服其目擊盜樹
者隣人將无及其妻黃氏也太守按律成招杖九十
枷號滿次頻追贓銀三十兩人情大快向使允找氏

之明求置之不問則我民於抱不白之冤而陸壽有

冤憂之章未遇事可不慎乎

嵩丈代曰人亦有言刑官無後心窮疑之士大夫立

德立名期乎不朽乃一行作吏方將貽謀奕世造福

人間何至以身為若敖之鬼邪吾必吾史綴小哉宮

蒙壯為士師明刑而肯逞轄之小才來所聞所見刑

官之大患有數端為一曰驕可以殺人也必乎科第

王謝家門有時長才可以制劇交情足以幫摸留學

可以挽回周而任其害怨用其聰明三木交加何求
不得刑書既定追悔莫及吾見郡縣報獲盜賊供摠
鑿鑿未幾而再獲盜賊則前報或隐或釋故矣又見郡
縣報獲兩賊已經處死未幾而真者續獲則不敢再
覈矣嗚呼生者可釋死者索之何哉一回衣可以救
人也獄軒大獄非不矢公矢慎之而惟慨寡交全無
哿氣外有上達吏胥以掣其肘内有三法司以求其
疵或應入而反出或應出而反入展轉深文身不自

生無怪乎林林夜哭怪哉叢生也一回忘味足以救
人也居官臨下非不知慈祥愷悌而見地不高稍才
拙納幕賓有心而難助脅挾障蔽以快所覆盆之下
得見天日者鮮矣一回小題足以促人之人命至重
須底心靜氣耐煩揣摩而後可以得情若泥於一隙
之見執一偏之巧時一刻之久自誇其能而遺人入
于死殊不知世間情事竟有大謬不然者其他若秉
想糊周醉酒判事糊忽以[illegible]賑復禍患以傷人命甚

而有求不遂顛倒是非與人為讎變亂黑白或同伐
異以禁命或懲小過而傷生或同限期迫促濟葬災
禁或同事情化就捏造口供　然尊執傷多命吏
有助之為仁神妖魅知情故縱網漏吞舟使亡者
命不能償切其于地下致親冤不能伸於根于終古
怨情之氣上干天和抑鬱之情積日寃滲而狀來陵
嗣業昌身名壽考胡可得哉甲戌新秋偶拈公案六
則以當道人之擇凡有位者尚其覽焉